



新民间故事

徐华龙 编



新华出版社

新 民 间 故 事

徐华龙 编

新 华 出 版 社

新民间故事

徐华龙 编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199,000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50册

统一书号：10203·181 定价：1.75元

编 者 的 话

新民间故事，是指反映当代生活，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口头文学。它是在传统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些新民间故事，反映了当代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人们在茶余饭后，用讲故事的形式，来发表自己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看法。他们赞美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本书中《戴白手套的姑娘》、《书呆子恋爱记》，反映了青年男女冲破职业、美丑等偏见，正确地对待婚姻恋爱问题；《为了一百个称心》、《千里寻子记》，则鞭挞了那些忘恩负义、抛弃父母的子女；《李万能递降表》，则反映了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新人新事。此外，本集中还有一些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的、以历史文物为题材的民间故事，如《马王堆女尸的传说》、《王奶奶的枕头》等。这些民间故事内容曲折跌宕，情节生动有趣，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新民间故事数量很多，本书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戴白手套的姑娘·····	(1)
台湾舞女·····	(12)
“老傻瓜”和“女骗子”·····	(23)
九枚硬币·····	(33)
新女婿·····	(43)
“书呆子”恋爱记·····	(47)
被通缉的人·····	(55)
她为啥哭得那样伤心·····	(69)
王奶奶的枕头·····	(80)
金顶还家·····	(85)
三百元的故事·····	(92)
心心咖啡店·····	(101)
一张戏票·····	(111)

并非虚构的故事	(118)
奇怪的杀人犯	(122)
恐怖的脚步声	(132)
宝壶盖的故事	(144)
五斗柜里的通缉令	(153)
奇怪的姻缘	(166)
马王堆女尸的传说	(174)
为了一百个称心	(183)
会做媒的自行车	(189)
三个戴大口罩的人	(196)
一张存折	(200)
奇怪的老头	(206)
活“鬼”	(209)
新家	(216)
山凤遇险记	(221)
赵老庄传奇	(229)
千里寻子记	(235)
抢亲	(244)
不许开后门	(249)
奇婚记	(252)
李万能递降表	(259)
家婆选贤	(269)
王老五卖肉	(273)
新娘子“结扎”	(280)

两个医生	(285)
喜宴上的喜客	(292)
账，以后算嘛	(302)
试试看	(306)
真真假假	(310)

戴白手套的姑娘

蓝 翔 搜集整理

说起来大家不信，一向被人称为书呆子的船厂技术员乔佩，居然也三天两头往旱冰场跑了。

原来乔佩今年刚好三十岁，从来没有溜过冰。上星期周末，厂里几个调皮小伙子说要为乔佩放松放松大脑神经，增加点活跃细胞，连拖带拉地把他弄进了溜冰场。那些拖乔佩一同来溜冰的小青年，都是溜冰能手，一穿上溜冰鞋，脚头发痒，真好似如鱼得水，眼睛一霎人影子也不见了，只留下乔佩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溜冰场中。不要看乔佩平常斯斯文文，对溜冰一窍不通，可他干啥事都有股子韧劲，他想既然来了，一个人也要学会溜冰。现在他活象刚学走路的小毛孩子，跌跌冲冲，摇摇晃晃地迈开双脚；谁知，刚走了半圈，身后突然来了个上穿花衬衫、下穿喇叭裤的“业余华侨”，这人横冲直撞，一下子撞到乔佩身上，乔佩就象踩到一块香蕉皮，脚底一滑，跌了个仰面朝天。乔佩“啊哟”一声，只

感到屁股又酸又疼，爬也爬不起来。

这时，从后面突然滑过来一个姑娘，在乔佩身边停下了。乔佩看见这位身穿粉红色连衫裙的漂亮姑娘，只向他微笑，并没有拉自己起来的意思，更是又羞又窘，只好再试着自己爬起来，可双脚一点也不听指挥，刚一用力，溜冰鞋一滑，他就象喝醉酒一样，头重腿轻，又栽倒在地上。乔佩只好把手伸向身边看热闹的姑娘。不好意思地请求姑娘拉他一把，但不知为什么姑娘刚把手伸出来，又急忙缩了回去。只见姑娘从身上抽出副白纱手套，戴上后才弯腰把乔佩拉了起来。乔佩刚站稳，忙向姑娘致谢，姑娘说：“看样子你是一次进溜冰场吧，来！让我教你好吗？”乔佩喜出望外，当然答应罗。于是姑娘边说边做起示范动作。她先来了个春燕展翅，接着，又来了个蜻蜓点水，然后一个急转身，人向后面倒退，这位姑娘后脑上好象长了眼睛，她飞快地穿插在溜冰的人群之中，就象跳冰上芭蕾舞一样，轻盈活泼、姿势优美，顿时象一块磁铁一样，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

乔佩为了把溜冰技术学到手，所以两眼紧盯着那飞来舞去的粉红色连衫裙转，直看得眼花缭乱。他情不自禁也跟着姑娘学起动作，但两脚一动，身子一歪，“啊唷！”一声，又跌了个四脚朝天。姑娘听见响声，急忙飞了过来，奇怪的是她刚想拉乔佩，又把手缩了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姑娘溜冰时已经把刚才戴上的手套脱下来了，现在重新再把白纱手套戴好，才把乔佩拉起来。乔佩心想：姑娘总是爱清洁的，她恐怕我的手弄脏她的手，所以要戴上手套才拉我，但这句

话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心中正纳闷着，姑娘开口了：“溜冰要胆大心细，不要怕跌跤。来！我带你溜一圈。”乔佩求之不得，连说：“好！好！我就拜你为师，但不知你肯不肯收我这个笨徒弟。”姑娘笑着说：“只要你肯喊我三声师傅，我就正式收你做我的第一个大徒弟，怎么样？喊呀！”乔佩听了急忙一本正经站好，正要弯腰行鞠躬礼，可脚下一滑，眼看就要跌一个倒栽葱，说时迟，那时快，姑娘眼尖手灵，马上拦腰将他轻轻地托住，乔佩几乎吓出一身冷汗。姑娘见乔佩这副滑稽尴尬样子，不由一阵好笑，然后，正式教起乔佩溜冰，一直到结束铃声当当响过，他俩才分手。

当乔佩走出溜冰场，这才想起来，刚才忘了问姑娘的姓名。他感到很后悔，自己太不礼貌了，再说溜冰刚学了个开头，象这样热情耐心而又高明的师傅，下次恐怕再也找不到了。乔佩正在吃后悔药，拉他来的几个同伴好象猜到他的心思一样，在旁边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这位姑娘。小王说：“乔佩，你真是好福气，头一次进溜冰场，就找到这么漂亮，这么高明的好师傅。”小陈说：“听说这个姑娘经常晚场一个人来，从来不和人说话，只管自己溜冰，人家都称她是‘溜冰场上的女明星’。”乔佩对小陈的话特别感兴趣，当他听说姑娘经常晚场一个人来溜冰，好象有点安慰。心想，今天忘记问姑娘姓名了，说不定下次晚场来我还能找到她呢。乔佩正在胡思乱想时，只听旁边又有一个小青年说：“我看这个姑娘不正派，不然为啥常常到溜冰场来鬼混？说不定是个女阿飞，乔佩你可要当心啊！”乔佩听了这话心中一惊，他虽是

头一次进溜冰场，但早就听人说过，有些流氓有意把初学溜冰的人撞倒，女阿飞再热情地把你扶起来，然后甜言蜜语的教你溜冰，等混熟了，就乘机骗你的钱财。这个“冰上女明星”，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呢？难说。尽管是思想这样斗争着，但下一个星期六晚上，乔佩又身不由己地来到溜冰场。

乔佩踏进溜冰场，头一眼就看见那件粉红色的连衫裙，象一朵出水的荷花显得额外赏心悦目。乔佩心中高兴极了，那“冰上女明星”好象算准乔佩会来，马上过来欢迎他。这时乔佩忙恭恭敬敬的叫了声“师傅”，姑娘也受之无愧地“暖”了一声。乔佩又说：“师傅，开始吧！”姑娘落落大方地回答，“好。”当乔佩把手伸向姑娘，而姑娘也正准备伸手拉他溜冰时，突然又缩回手，照例又戴上手套后，这才搀起乔佩的手，这举动使小伙子更感到奇怪了。他想，姑娘昨天不肯和我拉手，也许因为我跌倒在地，嫌我手脏；今天我又没跌倒，为啥她一定要戴好手套才和我拉手呢？是封建？不象。这样时髦的姑娘，怎么会不敢和男青年拉手呢？难道这里面真有什么花样经？难道她真的是那种人？乔佩越想越感到奇怪。

为了弄清这位神秘“冰上女明星”的底细，乔佩又多次来到溜冰场和姑娘约会。当乔佩问起姑娘姓名时，姑娘说她姓殷单名媛。殷媛姑娘又问乔佩姓名，乔佩回答了。聪明的姑娘听后忙说：“你的名字很好听，但我们两人的名字不能连在一起喊。”乔佩奇怪地问：“为什么不能连在一起喊呢？”殷媛笑了一阵说：“既然你喜欢把我们的名字连在一起

喊，那你就试试看吧！”乔佩真的叫起来：“我叫乔佩，你叫殷媛，连在一起叫‘乔佩殷媛’……”姑娘接着说：乔佩殷媛，人家听起来是‘巧配姻缘’，还当我们真的在谈恋爱呢，那多难为情呀！”经殷媛这么一说，从没有谈过恋爱的乔佩不由也脸红起来。姑娘呢？却大大方方问了乔佩的工作情况，知道他是个大学毕业生，现在是船厂技术员，露出了满意的神色。而乔佩呢？虽对姑娘有好感，却不敢表态，因为他又想起同事们说的话，弄不清姑娘的真实来历，所以只好吱吱唔唔的混了过去。

过了几天，他俩约好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当乔佩问起殷媛的工作单位，姑娘就是不肯讲。乔佩起疑心了，他想：工作单位，就象这电影院名字一样，正大光明，有什么不好讲的？看来，这姑娘是在耍花招，她不说工作单位，将来骗了钱财，人一溜叫你没处去找。殷媛见乔佩面色沉了下来，话也少了，知道他不大高兴。为了缓和紧张空气，就告诉乔佩说，“你一定要问我的工作，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化妆师。”这时电影开始放映，两人不好再谈下去，便聚精会神地朝银幕看去。乔佩无意地把手放在扶手上，恰巧碰到姑娘的手，殷媛象触电一样，忙把手缩回，又从手提包中拿出白纱手套戴在手上。姑娘不肯让人家接触自己手的怪脾气，再次引起乔佩的猜疑。这时姑娘指着银幕上的恋爱镜头，突然小声地问乔佩：“喂，你打算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呢？”乔佩没想到殷媛会突如其来的问这种问题，就有意试探地回答道：“除了那些作风不正派的姑娘，只要双方真正相互了

解，我就愿意和她交朋友。”姑娘听了轻轻一笑说：“不见得吧，难道你妈妈对你女朋友的要求也这么低？”乔佩没听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就顺口答道：“哦！我妈妈的要求可高呢，她一心巴望我找个条件好的，工作好的姑娘做她的儿媳妇。”殷媛听了这话后，再也没有开口。等电影散场，他们说好去溜冰，可溜了没几圈，殷媛突然说了声“再见，”就走了。乔佩要送她一阵，她坚决不肯，乔佩只好孤单一人回家了。

乔佩回到家中，突然发现自己化三百块钱刚买的一只进口手表不翼而飞，心中非常着急；他左思右想，觉得殷媛的行动十分可疑。我今天并没有什么地方得罪她，为什么她不要我送而单独一个人提前回家呢？乔佩想着想着就打算去找殷媛，可是到哪儿去找呢？又不知她在何处工作。忽然乔佩想起殷媛说过她是化妆师。对！演员演戏少不了化妆师，乔佩这时好象看到一线希望，一连好几天下班后马上到市里各家剧团里去找。结果，话剧团、京剧团、越剧团、歌舞团都走遍了，根本找不到一个叫殷媛的化妆师。乔佩东奔西走三个月，连殷媛的人影也没找到；这时乔佩后悔自己果然上了当，三百块钱的进口表肯定是被那漂亮的女阿飞偷走了，不然，为啥她要躲藏起来呢？乔佩想到这里，暗暗下定决心，等再看到殷媛时，一定要把她抓到公安局去，决不手软。

说也凑巧，这天傍晚，乔佩有事经过溜冰场，突然发现一个非常象殷媛的姑娘，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因为灯光暗，乔佩没有看清楚，到底是不是殷媛呢？这时他急中生智，买

了一张溜冰票急忙追进溜冰场。果然不错，溜冰场中那个姿势最漂亮，动作最优美，最引起全场注目的姑娘，正是殷媛。乔佩这时好似饿虎扑羊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决心要把殷媛这个偷手表的女阿飞抓进公安局去。可是等跑到殷媛身边，不知怎么搞的，一双手却软了下来。那么乔佩为啥会手软呢？俗话说：捉贼捉脏，我又没有亲眼看见人家姑娘偷手表，怎么好乱抓人呢？不……这时，他灵机一动，对！我干脆只当没事，先跟殷媛交谈交谈，再见机行事。

殷媛看见乔佩来到身边，并不热情，只是略微点一下头，算打过招呼了。当乔佩又提出请殷媛教他溜冰时，姑娘第一个反应，又是戴手套。等两个人溜过几圈，乔佩单刀直入地问殷媛，“为什么三个月避而不见？”殷媛说：“我身体不好，工作又忙。”乔佩立即拆穿她说：“你忙什么？所有的剧团根本没有你这位高级化妆师，这不是骗人吗？”殷媛马上生气地回答他：“请你不要自作聪明了，我骗过谁啦？哪个告诉过你我在剧团工作？”“那么请问，你这位化妆师不在剧团，又在那儿工作？你说呀！”经过乔佩一再追问，殷媛才说出真话。原来她真是一位化妆师，不过不是替演员化妆，而是在火葬场替死人化妆的化妆师。殷媛说出这番话后，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我躲了你三个月，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呢？我们一刀两断，今后永远不要再见了……。”殷媛为什么要哭着和乔佩绝交呢？姑娘自有苦衷。原来，人家曾为殷媛介绍过九个男朋友，可这些小伙子一听到姑娘是在火葬场工作，整天和死人打交道的，马上和她吹掉

了。殷媛为此十分苦闷，下班后除了跑图书馆，就独自一个人来溜冰，心也渐渐地变冷了。自从和乔佩认识后，重新燃起了她心中希望之火花，可是乔佩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工作呢？三个月前看电影时，姑娘曾试探过他，乔佩哪里知道姑娘的心事，脱口而出说他妈妈对儿媳妇的要求可高哩，殷媛感到绝望了，从此就躲起来……。

殷媛这话是真是假呢？乔佩心想，要是真的，这姑娘值得同情，我应该摆脱世俗偏见，做她第十个男朋友；但一想起那三百元的进口手表，乔佩又有些犹豫不决了。他正想开口再问，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抬头忽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身边已挤满看热闹的人，他感到非常难为情，忙拖着正在哭的殷媛，连奔带跑地离开溜冰场，回到了自己的家。

乔佩的母亲见儿子领来一位漂亮的姑娘，笑得合不拢嘴。忙着泡茶、送糖，她正想向这位未来的儿媳妇多看几眼，突然发现姑娘的眼眶里含着眼泪，不知出了什么事，急忙将儿子拖到厨房间问个究竟。乔妈妈不听便罢，一听儿子找了个火葬场化妆师做对象，头马上摇得象只拨郎鼓，连声责备儿子做事太荒唐，还说他把这种人领进门，实在不吉利。乔妈妈的责怪声，全被有心的殷媛听见了，她平时顶怕听“不吉利”这几个字，这时立即站起来，向乔佩打了个招呼转身就走。乔佩急忙要拉住她的手，不让她走，吓得殷媛马上把手放到了背后。乔佩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把平时的疑问倒了出来，问殷媛为什么一和自己握手总要先戴上手套？姑娘却回过头来对乔佩母亲讲：“伯母，我知道你们这种人有封建

迷信思想，认为如果碰过了我这双替死人化妆的手，会不吉利，要倒霉的；所以我特别小心，每次你儿子和我握手时，我总是戴上一副手套，免得你们家里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事故，又要怪到我的头上。”说完，姑娘的眼圈又红了。

乔佩听到这里，才深深体会到姑娘内心的痛苦，又为姑娘的纯洁、刚强所感动。他知道，母亲的话刺伤了姑娘的自尊心。这时他顾不得母亲反对，一把握着姑娘的手说：“殷媛，我们都是新社会的年轻人，怎么会去相信封建迷信的那套东西，你不要再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难受了。”殷媛却说：“每逢听到人家在背后闲言闲语，我是有些难受，但我决不会因此而改行，哪怕一辈子嫁不出去，我还是要继续做个遗体美容师。虽说服务对象是死人，可死人还有很多家属亲友活在世上，能使他们在悲哀之中得到一丝安慰，我也心满意足了。”殷媛理直气壮地说完这段话，转身就走。乔佩正要追出门去，却被母亲拦住了门，母子两人又争吵了起来……。

时间又过了一个多月，一天乔佩突然接到电话，说是他的姨妈上街时被一辆汽车撞破头，经抢救无效已死亡。他的姨妈是个七十八岁的孤老太，所以一切后事全部要由乔妈妈来料理了。

就在开追悼会的这一天，火葬场负责人来找乔妈妈，说是工作人员替她姐姐的遗体洗澡换衣服时，在遗体内衣的口袋中，发现一条金项链，这位工作人员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主动将金项链送交领导。乔妈妈听了十分感动，等她再看见老姐